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四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弔慰

羣書要語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曲禮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之孝也畏人或以非罪攻已不厭行上危險溺不乘橋船能有以說之死之者檀弓行弔之日不

飲酒食肉焉同上弔於人是日不樂同上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風谷風弔生不及哀非禮也左傳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語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語十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語十天子臨弔君使人弔致命曰君聞子喪使某弔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首成踴士喪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注蓋祓除凶邪左傳

古今事實

人哭亦哭

老聃死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人哭亦哭人號亦號

哭之慟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哭於中庭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檀弓

齊哀往弔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檀弓

弔於其室

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於其室左襄二十三年

出弔東郭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

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公孫丑

弔不與言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離婁

百官會弔

孔光薨公卿百官會弔

赴者三萬

陳寔字仲弓卒于家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刋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

生芻一束

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將之

青蠅弔客

吳虞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誄者四十人

郄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晉中興書

弔客化鶴

晉陶侃爲江夏太守母憂去職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

化為雙鶴沖天而去

弔其子没

王愆期謂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没天下為公痛心況慈父情耶世說

門無雜賓

王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本傳

西門慟哭

謝安既葬羊曇至西州門慟哭而去

名士獨弔

陳寔弔張讓（見避禍門）

鼓琴而哭

顧榮素好琴張翰哭之上床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能復賞此否因又哭不弔喪主而去

弔作驢鳴

王仲宣粲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謂同遊曰王好

驢鳴可作一聲送之坐客皆作驢鳴世說孫子荆楚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濟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白靈床曰卿甞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聲真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哀棟梁折

衛洗馬玠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甍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慼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荅曰棟

梁折矣何得不哀

客哭主不哭

阮步兵籍喪母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哭弔唁畢復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俗輩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

奔喪得罪

吉黄為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黄聞司徒趙温薨自以為故吏奔喪為司隷鍾繇所收遂伏法死魏常林傳

自哭亡妾

宋劉德願為孝武狎侮殷貴妃薨上與羣臣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厚賞德願應聲號慟上恱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羊志哭殷志亦嗚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含辛為淚

苻后死慕容熙制百僚於宫内哭使有司按驗無淚者罪之羣臣莫不含辛以為淚通鑑

匍匐以弔

陳烈福州人以鄉行稱尤為蔡君謨所知然烈行怪多偽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石林燕語

朝服不弔

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

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内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談錄

辯哭則不歌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諭司馬溫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鏖

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孫公談圃

尸諫以下係君臨喪

衛靈公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問其故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曰夫子死以尸諫可謂忠不衰矣於是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新序

為誄以弔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記

素服以臨

祭遵卒帝愍悼之尤甚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葬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涕淚成氷

羊祜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天寒帝涕泣霑鬚鬢皆為氷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皆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士亦為之泣仁德所感如此

古今文集

雜著

歐陽生哀辭并序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

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令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涖其民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遊燕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

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趣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詼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詹有獄

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歡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翶既為之傳余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而解其悲哀以卒詹

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顧不永傷朋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

哉兮是亦難忘

德先生誄　　李華

或問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氏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以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常人方於賢原憲宓子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也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新雍也或曰何咎而替余曰聖賢偕時故

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饑於陳蔡忠如萇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隣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殮而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德甫余將疇兄

悼東坡文　　李方叔

伏以端明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為

累惟行能之蓋世致娼忌之為仇久蹭蹬於禁林不遇故去遂飄零於瘴海卒老于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與不識罔不兾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倣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係斯文之興廢與吾道之盛衰兹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語所恨一違師席九易歲華豈圖生還遂有死别慕子貢築場之意實罄哀誠誦普賢行願之文庶資冥福

淚如河傾

人問顧長康哭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甫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黄臣鵠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五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祭奠

羣書要語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禮記有薦新如朔奠同上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左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九歌歌此奠

章以侑一卮蘇文濁醪一樽寄醇千里汪龍溪

古今事實

夢奠兩楹見死門

炙雞絮酒

徐穉爲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自負糧徒步到江夏哭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又云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事嘗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葬家隧外以水

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酹酒畢則去不見喪主

斗酒沃酹

曹操感太尉橋玄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自為祭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忍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哉

生芻一束 見弔慰門

冢前奠酒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令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貫黄中談録)

食瓜遣奠

萊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爲制碑文後因食瓜美惝然悼之遂輟食遣夜奠於靈座

雜著

祭亡友柳子厚文　韓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黄乃木之灾子之中棄天脱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

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絶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而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終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

哲宗皇帝祭司馬温公文　蘇子瞻

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髙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

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懐

祭歐陽文忠文　蘇子瞻

嗚呼哀哉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葢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殁也赤子無所

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於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鱔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人也奄一去而莫予追惟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禄而天莫肯遺昔我先君懷寶避世非

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每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而懷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祭尹師魯文　　歐陽永叔

嗟夫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為鄰嗟乎師

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阨艱屯舉世皆宽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夫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

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没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憂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

祭蘇子美文　歐陽永叔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美之心冐蟠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

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悦其外不窺其内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唯久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毁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祭劉恭父樞密文　朱元晦

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

耋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嘆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篠弗競弗譁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内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於南勦頑踣凶婉孌赤子撫摩哀恫

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絶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燄恩漸適嬉於堂遽哭於岦恩詔起之有踈其詹公卧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敎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顯其効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畧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莩化為充肥帝嘉乃勲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

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孫童來託公家公不我鄙勸導有加公姿鸞鵠我性麏麚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為論議慷慨實始期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孫古昔所鮮并以諉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還坐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為國守義亞傅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内繼祖考

畢其餘忠天胡難諶而止於此羣邪交慶衆正心死矧予之懷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酹公堂兮私情公義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　　朱元晦

謹遣男埜畧具酒肴之奠敬奉其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草藁告於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次公病欲絕自力為書來告永訣上

言國家讎恥未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孫羈貫在列謂我敘之它靡顧謁字畫方嚴詞氣凛冽是豈死人而有斯説三復悲號心膂貫徹闡公是日三簡并折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擊其節生既人英死當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閥閲紀德銘功盍付時哲公命不亂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畧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

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決想象兩公感涕
摧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剸切以此負
公一飯再噎頃為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
尚其不厭習久而恍盡掃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孺悉
藉提挈卒大公門緩此憂惙山縣徃酹野歠并設老淚
如傾遠寄清血嗚呼哀哉

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元晦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藐莫

予開吝莫予剖藎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觧袂儲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收子南我遯巖嶺顯晦殊途心莫與同書疏悃愊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愈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携我觀於時神理或僣是疾雖微已是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欷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

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内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寛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益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賔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盩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凛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虚并矢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兹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元晦

具位朱某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殿修撰大㚄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絶而莫繼得周張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

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駋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嚮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晩得其味葢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

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
益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濡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
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遣其心
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閒以就其書
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
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
聞兄之獒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
而鑒之尚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吕伯恭著作文　朱元晦

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為之箴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江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

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凡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絶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葢其德宇寛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

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專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閒道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奚卒攄其素藴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粤

前日之枉書尚燦然其手筆始言沉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令命駕以來遊欣此日之可懷懍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

祭鄭自明文　朱元晦

故友台州刺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

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葢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從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為虛心而嘉嘆羣公所為變俗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凜乎其有古諍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

無作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竒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濵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粤今兹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悃款實千秋以為期書適往而訃來嗷焉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至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亦諒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酹詞與淚以俱揚嗚呼哀哉

祭徐子宜侍郎文　葉正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晝惶夜驚刳心為謀殞身為行奉漏沃焦幸而復寧曾未幾時有命南竄虛罪山出浮毀波亂騰書交章預指牢犴請誅請族以一咻萬自兹十年旅食儆宿以醫自混以藥自鬻稱兒道長老母門哭逢舊御史攘臂瞋目歲復在寅江淮大宂投之溢城俾塞賊衝毀樓學舠燒土補墉募兵潲階鼓劍交留秣陵之晝衆固不右遂從豫章䦨聽日謬沸

羹再興羅織重就朝傳罷斥暮報彈奏嗚呼哀哉課其前功廟祏之思陳其往究行路之悲彼讒不圖別立是非室人孔安噫我獨危嗚呼哀哉心恭貌冲氣順詞正如璋如珪起愛起敬誰託之孤誰寄之命今也云亡可以論定嗚呼哀哉惟鑒者神惟知者天物險我平雖艱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然盡此一觴歸安於泉

祭薛子舒文　葉正則

嗚呼元化顯行衆哲繁興失其所弘寥寥罕承孰挈乎

道而昧以書孰安乎故迷性之初我雖空虛庶見子充千年羣疑百世孫通子生甚遲子知何速靡煩播種自致往蔵未聞先悟未睹先領虞夏貽回漢唐蘇醒危豈意持顛豈貌扶極古窮今以鎰稱銖如車既成共載一轂誰將西歸懸折子軸寧從絳老辱於城與忍同胃生賦彼坐隅山林皐壤我久退聽子胡必然有視無瞑寒泉沉沉露菊采采缾罍覆翻天地常在

祭勉齋黄寺丞文　趙履常

嗚呼文儒之士莫今為昌耳剽臆忖師模其荒貌澤言慧被服先王非不可觀如潦方張及一旦利害毛髮則相顧氣奪遁走披猖葢自朱氏之歿時事一變而斯道幾於淪亡公之得其傳於朱氏者甚親也規圜矩方擇精而語詳不惟經訓理說可以緝遺緒嗣絕響表獨立於鄭公之鄉而其行義堅正難進易退之節又足以方軌前哲抗浮雲而磨蒼蒼僕昔與公定交於朱氏之堂今兹來南日接從容固竊羡其年艾而氣剛何恙亟逝

閩之彷徨布衣十年綰郡章而儀朝行不為不達矣而笥無兼衣瓶無宿粮入唁其家敗幃瓦燈四壁凄凉親黨聚食其纍纍學徒相弔而悵悵講道無師不特為一閩惜而東南人物求如公比者益如晨星之相望路人聞之且相語而掩泣則契好素厚者當如何其悲傷悠悠我思惻其難忘君靈若存歆此薦觴

賻贈 助葬附

羣書要語賻助也贈者赴也所以助生送死追遠思終

副至意也貨財曰賻車馬曰賵玩好曰贈衣被曰襚贈之為言稱也襚之為言遺也白虎通 賵賵於生死兩施儀禮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曲禮 贈死不及尸非禮也注尸未葬之通稱隱元 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唅錢財曰賻穀梁傳 魯人之贈也三女三纁儀禮 吾惡乎涕泗而無以將之家語 賻賵所以佐生贈襚所以送死荀大畧

古今事實

賻布班貧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說驂而賻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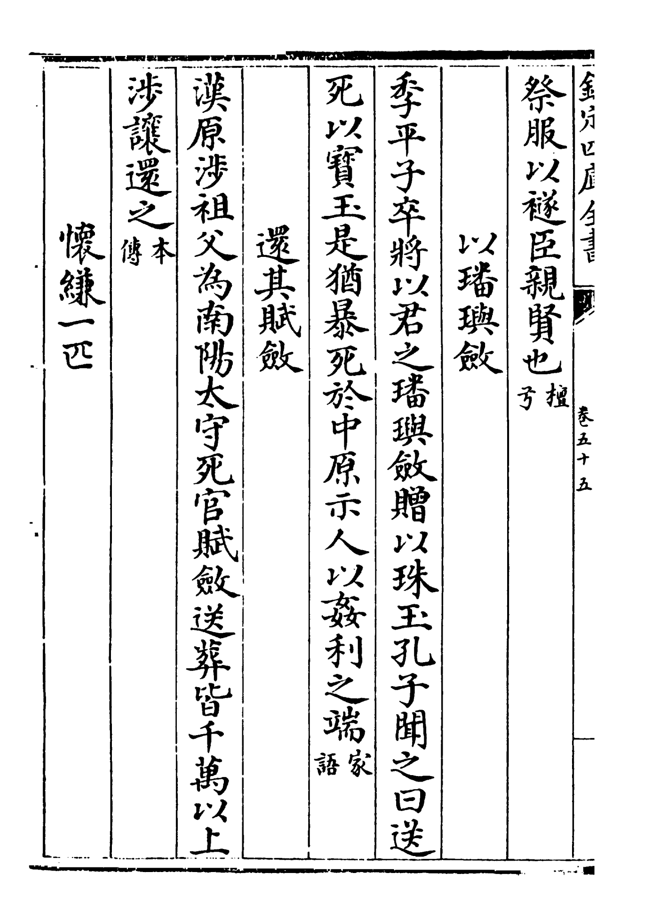
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攝束帛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不釋服而襚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鄭注不脫君



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檀弓

以璠璵斂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死於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家語

還其賦斂

漢原涉祖父為南陽太守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涉讓還之本傳

懷縑一匹

後王丹傳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辭其賻贈

王渾為凉州刺史卒故吏賻贈數百萬其子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本傳

悉辭贈賵

管寧字幼安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

稱財以送終本傳

送以家貲以下係助葬

唐郭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緡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

贈以麥舟

本朝范文正公仲淹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

荅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冷齋夜話

鬻資助葬

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事先

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澠水燕談

古今文集

古詩

李憲仲哀詞并敘　蘇子瞻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京

泣曰吾祖母邉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飢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贐辭之不可乃以遺鷹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鷹者庶幾皆有以助之鷹年二十五其文雖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

大夢行當覺吾年特未𣶒遑哀已逝人長䀃寄孫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

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歎嗟君獨久客不識黄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贈章默　蘇子瞻

章默居士字季明生公侯家才性高䙡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助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黒花生今歲白髪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雖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堲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髪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滅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為迹棄身屍陀林烏鳶任狼籍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五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六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壽藏

羣書要語壽藏謂冢墳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漢書注

古今事實

樂哉斯丘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注剌其欲害人良田檀弓下

宰如

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荀子

將歸故宅

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故宅羞以嘉蔬薦以清酌

淵明自祭文

樹櫝爲櫬

季孫爲已樹六櫝於蒲圃東門之外欲自爲櫬也左傳

奏請塋地

張禹年老自治冡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

自爲壽藏

後漢趙岐獻帝時爲太僕副太僕馬日磾撫慰天下岐

老病留荆州就拜太常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讃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髪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本傳

預定其地

安定真善筭術成帝時真常自筭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壠上孤槚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西京雜記

喟然營墓

曹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遺令

薄葬

自署其穴

姚崇孫勗自為壽藏於萬安山麓祖塋之傍署兆曰寂

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刻土為臺曰化臺新唐史

酌酒賦詩

唐司空圖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

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

詔賜墳塋

唐高宗詔賜英國勣墳塋一所時勣猶在

祔葬祖墓

傅永字修期嘗登北卬山於平坦處奮矛躍馬回旋瞻望欲祔葬於祖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勅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

刻石其上

本朝王樵淄川人自號贅世翁預卜為穸名繭室中置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没後寄魄以備不虞澠水燕談

古今文集

律詩

得壽藏於先壠之旁俯酬素願感慨交懷

范至能

窓通松楸地一隅會心何必問青烏亢宗雖愧鎮公子

没世尚從先大夫京兆漢阡賢閎望邢山鄭冢舊規模

家庭遺訓君嵩在不學邠鄉畫古圖

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　范至能

家山隨處可松楸荷鍤攜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

終須一箇土饅頭三輪世界猶灰刼四大形骸强首丘

螻蟻烏鳶何厚薄晚風拊掌菊花秋

葬

羣書要語葬不如禮曰埋埋瘞也趣使腐朽而已不得

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捐葬下棺曰窆（釋名）祖載者始載於庭乘軸車辭祖禰故曰祖載（白虎通）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檀弓）飾棺牆置翣注牆柳衣又云絞衾設柳翣注絞衾尸之飾柳翣棺之牆飾翣以木為筐方兩角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同上）葬於墓所以即遠

也(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堲燒土葬也(同上)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同上)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綍無碑(同上)助葬必執紼(曲禮)從前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也(釋名)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注輤載柩之車飾也(雜記)古人葬者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繫辭)改葬緦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必服緦者親見其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

除之〔儀禮喪服〕楚子病告大夫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注窀厚穸夜厚夜長夜也〔左傳〕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離婁〕歛不如槨塗之曰殯〔穀梁傳〕歛車既展祖奠斯闢〔張說祭文〕號護廧翣〔白集〕既舉葬紖〔柳集〕柳車芻靈飛旐翩翩〔權集〕槥櫝小棺也〔晏類要〕藁殯切阜又藁瘞城隅謂權葬也〔燕碑〕先遠戒日〔文選〕遠進日有時〔白集〕題湊既肅龜筮既辰注題湊棺木內向也晨轀鮮鳳曉蓋莪金注轀輬喪車也〔沈約齊安陸王碑〕

古今事實

更葬朽骨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之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況於人乎新序

馬鬣封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

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觀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吾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

不如速朽

宋司馬桓魋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不如速朽

合葬非古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檀弓

犯人之禾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庚償也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檀弓

葬不食之地

成子高寢疾曰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檀弓

預知葬後

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宫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武庫直其上劉向說苑

雨不克襄事

二十八年葬定公雨不克襄成也事禮也注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宣七年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

弗毀當道室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子産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請毀之子産弗毀左傳十二

不歸鄉葬

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

玉魚

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乃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

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許與之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今在天子宮内出入不安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歛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以事奏聞有勑改葬死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以此其事遂絶西京雜記

葬近烈士

後漢梁鴻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閒不歸鄉愼勿令我持喪歸去及卒臯伯通等為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銀鏤黃腸

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注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漢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為槨曰黃腸也及葬賜輕車介士注輕車兵車介士甲士也

葬不擇日見陰陽避忌門

埋玉樹

晉庾亮位司空薨將葬何充會之嘆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荷鍤自隨

晉劉伶放情肆志常以細萬物齊宇宙為心每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命葬枯骨

後魏宋世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傍多骸骨

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為荆州刺史境内亢旱見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命收葬之即日澍雨

瘞將士骸

唐劉昌節度涇原初城平凉當吐蕃刼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命瘞之夕夢若原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為賫具斂以棺槨分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懐忠冢於淺水原詔學士為銘

瘞楊貴妃

唐楊貴妃死裹尸以紫茵瘞於道側玄宗至自蜀過其所使祭之密遣中使具棺槨他葬焉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流涕

金椀

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一日見一府舍門進見少府與崔小女為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忽見崔氏并少府抱兒還充又與盌

并贈詩一首充取兒盌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盌崔女姨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贈以金椀着棺云

以勢奪山

潘兗朱勔里人不登其門兗字悅之吳門人仕裕陵為侍從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勔護喪歸葬鄉閭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於潘潘杜門不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之勢潘一切拒之勔歸

京師果訴於上降御㫖奪之已而又假御史誣之以罪褫潘之職（揮麈録）

古今文集

雜著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不許權殯）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斸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宫焉雖在城郭而為之有土木藂槀棺櫬巍然

者有棺櫬分圻骸骨縱横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耶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惸獨力不任者絶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為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宫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豪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豪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耶又曰延

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期斂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父母昆弟不葬於土中耶又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於地耶今刺史彭城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浹旬適至濠上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録焉

禁焚死　　賈同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殆斂手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屍如生斯謂之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没於地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故曰君子慎終此之謂歟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宫火有焚其先人之敝廬三日哭夫宫廟之與廬舍猶然况又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於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

屍於中野使烏鳶狐狸食之不猶愈於自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於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或以守職徼遠死祔於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貫地而葵之廬而守之候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夫

修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由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浹仁義使天下密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耶教天下以不仁耶請禁

焚尸之慘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爇者矣

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刼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泗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

親戚死㔩音寡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以為異也葢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㔩肉者同言之容齋隨筆

漏澤園之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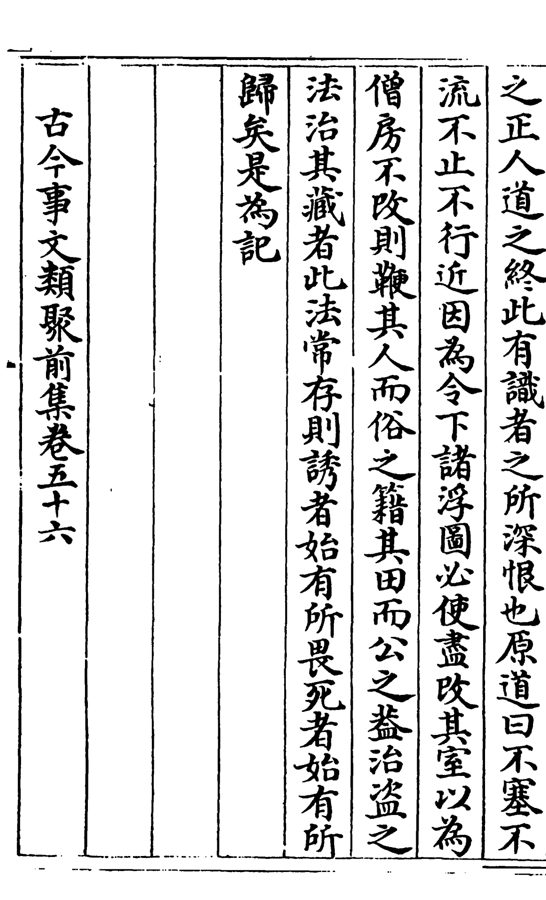
漏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初予外祖以朝官為開封府界使者嘗行部宿陳留佛祠夜且半聞垣外汹汹若有

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藪野皆貧無以葬者委骨於此意惻然哀之即具巳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神宗仍命外祖揔其事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為坎皆溝洫什伍為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令寺僧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見屢使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為度支員外郎元祐初出為江西轉運副使徙楚州未幾卒 郝埽編

漳州義塚記　　危稹

人死曰歸葬曰藏歸者復其所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故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於士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為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葢始於茍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之矣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閒寒聲泣霜弱影弔月其望於子孫一旦之興念者猶未已也葢嘗命官僚覈其事近城之五里乃有木瓦棺合二千三百有竒

爰擇於城之西南北高燥地立為義塜三每所大為之域既封覆以青莎使如舊壠前塗白堊書其有名氏者庶幾子孫猶來祭享也訖事郡人合辭以請記余曰義之名立其始於不義而後見也此其不義果起於誰乎曰僧人其作俑者也是間層山疊林梵宇無數廊廡間率不置神若佛類為土室其入如竇黮然無光斯皆誘愚俗以來殯者也彼棘人者舉其親而即安於彼死者一入杳無葬期使其子若孫良心陷溺不復知有天理



之正人道之終此有識者之所深恨也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近因為令下諸浮圖必使盡改其室以為僧房不改則鞭其人而俗之籍其田而公之蓋治盜之法治其藏者此法常存則誘者始有所畏死者始有所歸矣是為記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七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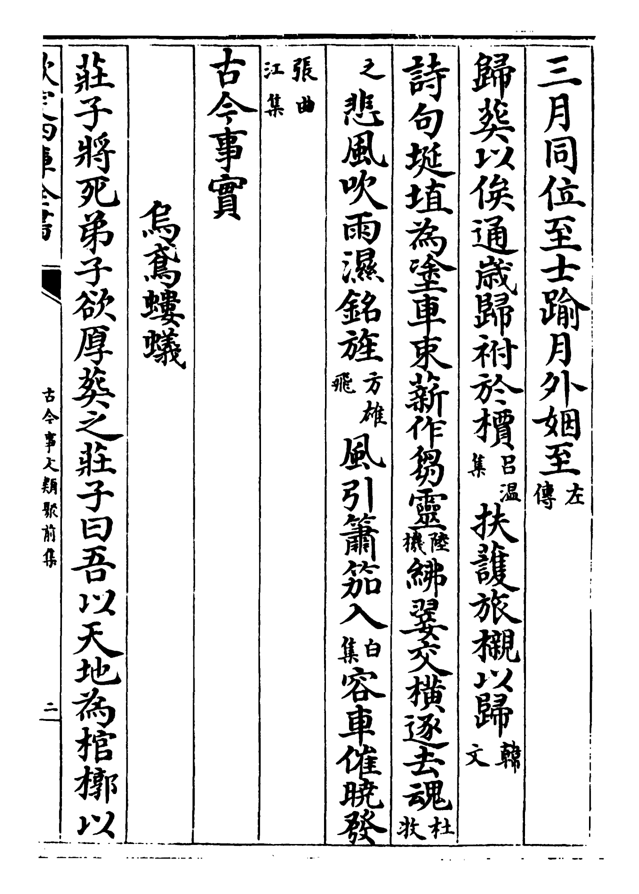
薄葬 厚葬 送葬 歸葬並附

羣書要語死欲速朽曲禮 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壠彌高發掘必速漢成紀 夫厚葬之家流

於俗以侈靡為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姚崇傳　孔丘亞聖母墓毀而不備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姚崇文

厚葬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致藏埋珍寶偶人馬車造起大冢潤樹松柏潛夫論　含珠鱗施注含珠口實鱗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呂氏春秋

送葬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



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左傳）

歸葬以俟通歲歸祔於櫝（呂溫集）扶護旅櫬以歸（韓文）

詩句

埏埴為塗車束薪作芻靈（陸機）紼翣交橫逐去魂（杜牧之）悲風吹雨濕銘旌（方雄飛）風引簫笳入（白集）容車催曉發（張曲江集）

古今事實

烏鳶螻蟻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賫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

王孫羸葬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家業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

身親土其子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示以王孫遺令祁侯曰善

不待石槨

漢張釋之為中郎將從文帝至霸陵上居外厠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人鼓瑟上倚瑟而歌意悽愴悲嘆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

素棺速朽

東漢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曰薄斂素棺藉以黄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本傳

遺命薄葬

後漢皇甫規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漆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晉文公請隧王不許以臣而請王禮奢也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堯典殉葬

後漢周盤堅伯云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學者以為知命焉

鄭大夫冢

杜預遺令言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産墓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水中自然之石以為冢

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將來域兆儀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

勿甓勿墳

晉書王祥為睢陵公疾篤遺令曰西卬上土自堅貞勿甓石勿起墳壠

以書殉葬

梁元帝金樓子曰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

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隨外此珠玉不入銅錫不藏也田國讓求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路仲冢邊曹子臧求葬於蘧伯玉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傍彼四子者豈乎吾之意也金蠶無吐絲之實瓦雞無司晨之用謹毋以血膻膋腥為祭也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牆翣之飾晉文公請隧桓司馬石槨甚亡謂也

悉辭儀物

唐書魏徵陪葬昭陵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

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

勿封土立碑

唐司勲致仕李建勲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勲莫知其處

斂以常服

姚崇遺令吾亡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

美棺葬親以下係厚葬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

蜃炭蛤灰

宋文公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灰以瘞壙

大治冢舍

漢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死讓還南陽賻贈千萬以上涉後自以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冢舍周閣重樓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人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買地開道立表曰南陽阡

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古冢珍寶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冢珍寶甚多金銀為蠶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阜水銀為池

為盜所發

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勝懟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瓦器數

十盜怒不酬其勞斲棺取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
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閑見錄

送車千乘以下係送葬

劇孟葬母使自遠方送葬葢千乘

四方來會

陳蕃賓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慨然而嘆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
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因夢會葬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與為友元伯寢疾而卒式忽夢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之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本傳

乞骸歸葬以下係歸葬

常𤣥成嗣封扶陽侯初父賢葬平陵𤣥成後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塋上許焉

夢欲歸葬

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將所拘伏劍而死主簿從事持尸歸殮光武聞而憐之命送葬到洛陽賜城旁為冢長子壽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返舊塋

見夢歸葬見遷謫門

助歸葬費

柳子厚之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竟賴其力墓誌

古今文集

雜著

羸葬書　　楊王孫

葢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

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寧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交纏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

馬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櫝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篤終論　　皇甫謐

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漢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於

上也吾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擇不毛之地穿坑下尺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籧篨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此則寃悲没世長為恨鬼

詩話

留待沈彬

沈彬臨終指葬處以示家人究其所乃一塚未嘗葬人石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有一銅碑鐫篆文詩云佳

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江南野錄

雜著以下係歸葬

祭崔使君神柩歸上都文　柳宗元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頽或确而萃陰流泄漏濊沒渝滥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疏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朕眒敗苟胠賊暗留輕囂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

偶日月其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舉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鄉奕奕其歸且樂且忻君死而還我生而留永矣殊世曷往之游酹觴於座與涕俱流

律詩

聞故相房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

杜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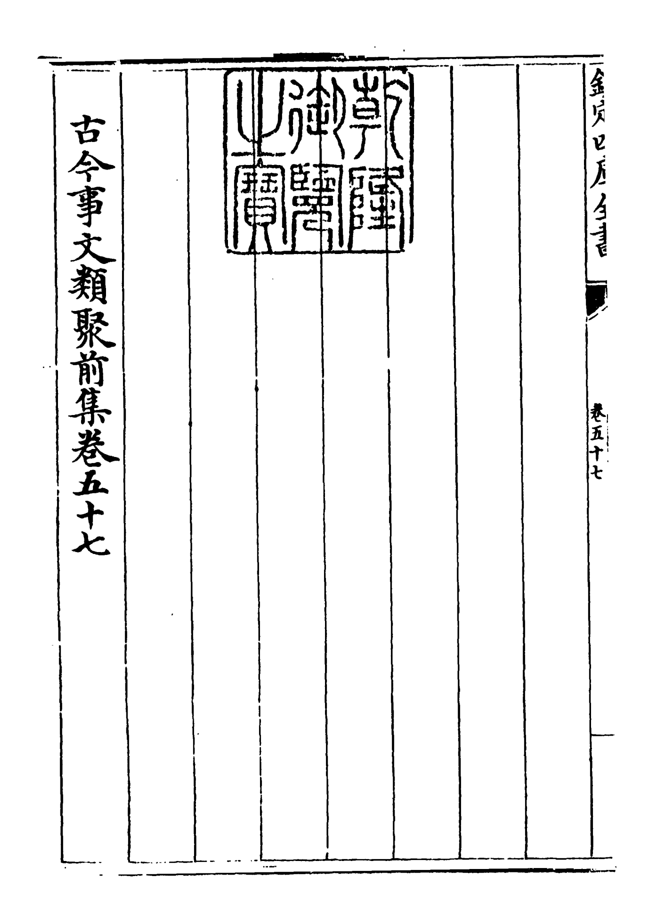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哭嚴僕射歸櫬　杜甫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知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清

送盧十四護韋尚書櫬歸上都　杜甫

素幔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七